



08054

王忠文公集卷十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

月樵校梓

擬春秋文辭一十首有序

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辭故  
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爲功觀  
乎左氏內外傳所載凡其爲辭皆從容委曲而意已  
獨至蓋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迫  
非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禕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  
閒嘗擬爲當時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卑薄豈能庶  
幾乎古人徒以志學古之意焉耳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一

退補齋  
藏板

齊桓公請成于魯

齊桓公將圖伯諸侯與之既爲會于北杏魯獨後從  
乃使請成于魯曰昔文武之造周也時則有若周公  
及我先君太公任居股肱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周  
公封魯太公封齊以藩屏周及成王嗣位使召康公  
錫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載在  
盟府世世子孫其曷爲敢忘平王之東遷周有衰德  
我先君僖公屬東諸侯將修其先職惟魯克念周公

之故隱公實與同好而僖公無祿業用弗就爰及今  
茲王綱日弛內而兄弟之國隳廢侯制外則蠻彝猾  
夏侵敗王略寡君圖惟率先王之命承先君之志而  
侯伯之職是修以尊王室外撫四彝而綏和我諸夏  
非賴我一二兄弟同心僂力其曷有濟大國周公之  
膺祚世秉周禮諸侯之望於是乎在譬諸衣焉君猶  
領也綱焉君猶綱也大國若惠徼周公之靈率先諸  
侯與我同好諸侯其孰有不從於以崇信明義宏濟  
大業寡君之願而非所敢望也敢布以請唯大國實  
重圖之於是莊公及齊平而盟于柯

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惠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定其位既合  
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且使管仲言于諸侯曰諸侯之  
國藩翰王室猶手足之衛元首王室之寧諸侯之福  
也昔在文武父作子述用建王業成康繼之持盈守  
成日靖四方至于厲王躬秉虐德流居于彘而宣王  
在幼則有召公虎長而輔之克祗厥紹以中興周則  
以名之素定故也天不靖周幽王昏庸溺愛少子伯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服將授之位而太子宜白是害宜白奔申申伯與西戎伐周幽王戰死諸侯乃舍伯服而立宜白是爲平王平王東遷王室用微是則王室之不寧由王嗣之建乖其適孽有以致之抑非我兄弟之能致力於王室亂其曷有救寧今世子名則適嗣其猶平王之當立而叔帶效尤伯服將反易天倫自作不靖以貽王室憂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貴適賤孽名之正也今我兄弟奉先王之命會世子而定其位以正名也名者義之經也義者禮之宗也禮者政之本也名以正義義以生禮禮以出政政以立國治之道也王室之治而亂靡有生我一二兄弟其何福如之我兄弟其或名之弗共而棄禮畔義崇慝黨譽以奸先王之命而啓亂原文武成康之靈如天在上其誰敢弗虔而猶敢弗虔是棄文武成康之命而以幽厲待吾天子也我兄弟盍終圖之諸侯乃尋盟

晉欒枝對楚

城濮之役楚子玉使鬬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蕞路藍縷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以啓山林翦焉陋荒僻在外服而恃其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王貢之不供王度之不守齊桓公是以糾合諸夏南向問罪召陵尋盟亦既悔罪屈服中國庶其有寧而天未悔禍齊桓卽世及茲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慝稔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夏盟是主以徼福于中國是用悉索做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圖以爲報楚大夫必將狃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也寡君亦惟小惠是徇而大恥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襄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敢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吾恐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晉文公請王狩

晉文公會諸侯于温將以諸侯見乃召王狩使請于王曰臣聞之天子五載一巡狩方岳而諸侯會同咸述所職昭王制謹侯度也肇自唐虞於禮爲古故我

卷十

王忠文公集

四

退補齋藏板

周之制因而仍之昔有宣王承厲王之亂爰巡狩東都諸侯畢會故業用中興功昭復古自是以來茲禮不講王室之不競豈職此之故惟平王之東遷時則先臣仇實資依輔勳在王室今臣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獎王室惟是巡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親舉玉趾照臨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我諸夏列國各修朝覲以行述職之禮將威靈所被四夷荒服莫不震疊來享來王其誰敢或後臣重耳敢用稽首再拜以請天王遂狩于河陽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五

退浦齋藏板

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魯文公元年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弼成至治厥勳茂焉爰祚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卽世成王追念其勳庸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於王室魯最親且尊而王室之視魯猶大厦之有柱石實嘉賴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則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袞冕圭璧之賜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恐以彝典勤叔父是用使毛伯衛往錫

余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  
立事今余亦以命爾嗚呼叔父其尙懋敬之哉

### 周告齊請城王城

周靈王一十三年穀洛鬪毀王城周將復城之使告  
于齊曰昔我太王王季肇基王迹實在西土至於文  
王誕膺天命天下歸周爰邑于豐武王克商既有天  
下復京于鎬然當武王之克商也九鼎實遷之洛其  
言曰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  
遠大室將營周居于洛而未遂成王踐祚周公召公

### 卷十

王忠文公集

### 六

退補齋  
藏板

相之首洛邑之是營故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洛邑旣成用建成  
周稱東都焉成王實來禮于文武乃歸宗周而周公  
留洛篤前人成烈則是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固以  
是爲宅中有望於嗣王也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  
克紹先志將二百年于茲矣王室之旣卑非復先王  
之盛抑徼福假靈於武王成王故罔致廢隕今天降  
災于周穀洛水鬪王城毀焉以宗廟社稷之重弗獲  
奠安而財用匱乏土功之不易余一人憂懼不遑寧

處伯舅東表之大國職在夾輔世有勳勞於王室今若復肆大惠修成周之城俾王室奠安余一人用寧則周公召公之爲也其何功如之厥功所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王之靈實寵嘉焉齊人乃城王城魯季孫行父對晉遭喪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子對曰晉主夏盟於今再世大邦小國畏威懼罪歲時修好孰敢有闕雖然敝邑之微好於大國則非徒霸力之是懼也周公唐叔親則兄弟後世子孫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藏板

繼好修睦罔敢有失墜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君臣會盟于晉者五朝聘于晉者二凡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禮以合好是故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玉俾奉于下執事庶幾成禮以踐前好今天不弔晉不幸晉君棄羣臣而大夫以喪故辭使寡君之願不得以遂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無乃不可乎行父聞之禮有常有變變而得宜固爲正也執事若微惠敝邑俾行父得奉玉帛以薦諸几筵因變而成禮將寡君之心晉君之靈實鑒臨之二國之好

其何有厭斲晉人許之成禮乃還

高帝封功臣鍊券辭

史唯載帶礪而下四句今補其辭末二句從漢楚春

秋

惟六年冬十二月甲申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功成治定皆列爵分土以廣封建示天下爲功也朕平秦亂海內爲一不五年遂成漢業此雖天之所命抑諸臣之功也褒有德賞有功古今通誼朕不敢私謹命有司次第功狀封爾徹侯用建爾國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烏虜敬之哉

卷十

王忠文公集

八

退補齋藏板

張良辭高帝

史載良語簡今衍其辭

張良佐高帝定天下既以功封留侯即謝事引去辭高帝曰臣聞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老子之教貴乎知足孔子之道在乎時行時止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臣愚無識然竊明此久矣以家世相憐不忍韓滅誓爲韓報仇故不愛萬金之資艱難從事獲事陛下今仇韓者已滅而天授陛下不五年一海內然臣未嘗攻城野戰効寸尺之功徒以三寸舌與謀帷幄耳陛下幸過聽故時時言

輒中此陛下之明天之所命非人力也今漢業已成諸功臣皆剖地受封而臣亦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知足不辱滿盈者天道之所忌也昔者范蠡佐越亡吳魯仲連爲趙絕秦張孟談相趙敗智氏皆功成不居卽引去此三子者當戰國時士無定君君無常臣猶得進退各遂其願况今天下爲一萬姓臣妾人必各獲其所乃可陛下誠愛臣願縱臣臣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志願誠足矣

文帝賜吳王璽書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九

退補齋藏板

朕念高皇帝艱難定天下眾建親支用作漢藩輔所以隆本厚基也王王南土秉德奉職以衛社稷于茲有年今春秋高多疾病數欲入朝不果朕惟親親之故每惻焉疚懷如聞外之議云王頗有嫌不欲朝故託於疾耳朕竊怪之朕縱不能修德飭行以信天下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謂宜有以贊導之豈肯疏其所親忘先帝之念乎朕所不信故明以諭王遣使賜王几杖各一王其親醫藥自厚毋遺朕憂詩不云乎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惟王其念

之

武帝置五經博士詔

昔孔子贊易刪詩定書作春秋修禮樂厥為六藝然樂以與詩表裏無成書也帝王之道五經備矣秦為無道燔滅典籍以愚黔首因底亂亡漢興我高皇帝馬上得天下詩書之事未遑暇也孝惠皇帝始除挾書之律孝文皇帝復廣游學之路經籍自是稍興矣今易以卜筮故幸亡恙詩亦次第以具春秋有公羊氏穀梁氏傳故傳書有伏生所傳禮有高堂生所傳五經蓋粗完矣然去聖日遠章句遺辭乖疑離析先聖之道鬱而不章朕甚閔之今建立五經為寘博士使各專其業用以扶微學尊道藝庶幾異端屏息聖真顯著稱朕意焉

賢良對武帝策

武帝本記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對策

元光五年而此年所策史闕其對故補為之

詔曰朕聞昔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食山陵

卷十

王忠文公集

十

退補齋藏板

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虡何施而臻此歟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冰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德不能遠媿此子大夫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書以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對曰臣聞帝王之治有本有文仁義道德本之謂也禮樂刑政文之謂也本以立之文以輔之此至治所爲成也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

卷十

王忠文公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萬物資生元卽仁也仁卽其所以生物者也天地不惟自生物也又以是理賦於人而人秉之以具諸心故曰仁人心也天地之生物也細而草木鳥獸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之處之必各得其宜也得其宜者義也義雖在外而制之者心也故義者心之制也道也者天之所以示人而人由之之路也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無非至教之示人人由之而能察則日用事物各得其所當行也德者行道而有得之謂也天之運也健而不息天之德也地之載也厚而不崩

地之德也人能體天地之德以爲德行而有得焉故爲德也天地之間萬物區別各有序也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序也制度品節之而禮興焉吉凶軍賓嘉三百三千之目是也天地之氣流通感召本至和也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和也鼓舞動盪之而樂作焉咸池雲門英莖韶濩之類是也夫人心不能以皆善也故有流而爲邪僻聖人慮夫禮樂之教民或不能盡化也於是刑政制焉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而法令之布大綱小紀具有科條凡以防民使去惡而遠罪也是

卷十

王忠文公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故仁義根乎人心之固有者也道德體乎天地之本然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孔子曰在明明德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居仁由義道德全備則五典以秩九疇以敘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本也禮樂以興起人之善心防於未然者也刑政以懲戒人之邪心禁於已然者也記曰禮樂流行天地官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刑政兼舉而並行則九經以正六府三事咸得其宜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文也夫本所以立治也不可不同故二

帝三王爲治之意無不同也文所以輔治也不必盡  
同故三帝三王爲治之法未嘗同也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蓋  
其因者本也所損益者文也立之以本輔之以文帝  
王之治亡不繇此至治之成而教化之美固有不期  
而然也是故唐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而不犯成康  
之世刑措而不用日月所燭莫不率俾海內肅慎北  
發渠搜南撫交趾氏羌徠服蓋內而民人外而夷狄  
皆繇於教化也是以日月不蝕星辰順軌而天道得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其寧山林不崩川谷不塞而地道得其平麟鳳在郊  
藪龜龍游於沼河出圖洛出書而禎祥諸福之物畢  
至焉斯皆至治之成其效然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正謂是也漢室之興除秦之暴高帝  
躬創大業功配堯舜孝文孝景善於持盈守成比迹  
成康宏業休德蔑以加矣陛下承先帝之統居帝王  
之位奉帝王之職固宜推古帝王所以爲治者而施  
之然而至治之效未臻於古者意者爲治之意有未  
至爲治之法有未周也夫苟仁義道德爲立治之本

者既至矣禮樂刑政爲輔治之文者既周矣教之既明化之既成而至治之效猶弗古若者未之有也臣聞帝王之治非可以速成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此言必積累乃至也漢興迨今且維其時而厥效未覩宜陛下之以爲歉也臣惟高帝之撥亂反正文帝之恭儉謙讓仁義道德之意蓋已至矣獨其稽古禮文之事乃未遑暇此固有待於陛下也陛下遵其意修其法已至者加之意焉其未至者勉強而力行焉推而致之二帝不足三三王不足四也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謂也臣愚識見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冊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此非愚臣所敢知也謹昧死上愚對唯陛下裁擇

張湯議肉刑

臣聞帝王之制刑輕重貴在適中中則事允而情稱故死人不爲怨生人以爲恩也且死不可以復生也故罪有重抵死而情輕者聖人不忍卽處之死於是

卷十

王忠文公集

古

退補齋藏板

肉刑制焉所以減其死而全之生使適輕重之中雖  
曰傷殘支體固愈於卽死矣夫唐虞之時象刑而民  
不犯其治不可及矣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  
肉刑湯武因而用之未之有改誠以俗薄於唐虞也  
漢初懲秦之暴蠲煩解苛以就簡便約法三章然大  
辟尙有三族之誅高后元年始除三族罪及孝文皇  
帝遂詔除肉刑三著爲令甚盛德也是時丞相蒼御  
史大夫敬奏諸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  
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皆棄市且肉刑  
本以減死設令當劓者笞至三百斬左趾者五百率  
多死而斬右趾者又當死是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  
人也孝景皇帝謂加笞與重罪無異宜更定律笞五  
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猶尙不得全後復減三百曰  
二百二百曰一百自是笞者輕得全矣夫笞而獲全  
固已輕矣然去笞一等卽入於大辟無已輕重懸絕  
乎故令笞罪太輕不足以當減死之律以故奸宄不  
息而犯法者滋益眾臣等議以爲復肉刑便夫肉刑  
適輕重之中重不抵死輕不使人得苟免三代所常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行者也今俗薄於三代奈何用唐虞之刑失時中之  
誼乎且去咎輒當死是以死罔民也降死卽從咎是  
未減太甚也輕重失中莫此爲甚周書曰土制百姓  
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又曰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故中  
聖王制刑之本指也臣竊聞之孔子曰古之知法者  
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又曰今之  
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臣愚  
以爲肉刑之制近古而便民省刑之本求生之道也  
故欲使民遠罪而復三代之治莫如復肉刑便

卷十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司馬相如解客難

客有難司馬相如曰蓋聞六藝之文尙已包犧氏之  
作易有畫無書迨文王周公卦爻乃有辭孔子傳之  
其言豈嘗支而造化之蘊陰陽之隨情性之原事物  
之故鬼神之情狀吉凶之兆朕莫不該焉唐虞之政  
二典以全雅頌十三國之風僅三百篇至於春秋辭  
益謹嚴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以萬六千五百言昭  
法戒定賞罰一字之褒華袞之榮片辭之貶斧鉞之  
戡從斯而談五三六經之文不亦旣簡而不繁乎先

生固蔚然一代之辭宗也謂宜攜摭帝王之要採掇古今之類探道奧抽聖秘總攬三才揆括萬彙作漢一經襲舊六以爲七庶幾繼孔氏之志以作憲于萬世然乃競其瑋麗夸誕之言肆其淫泆侈靡之指虛談詭語無補於彝倫濫說溢辯不遵乎政治曾何崇論宏議之匡國曷有眇意幽思之燭理荒芻變眩徒馳騁於有無之際借曰多識博物賦頌所託勸百而風一譬猶鼓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且夫立言不經雖好不式措意不古雖廣不極先生之於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藏板

文雖落筆萬言揮霍充斥簡累牘聯車輦戾積意者其殆無益乎相如喟然嘆焉乃應客曰嗟乎陋哉子之言文也子以爲章句之間言辭之末爲足以盡夫文乎文之時義大矣哉經緯天地黼黻造化者固文之至也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此皆文之謂也是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

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乎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者也由斯觀之文之爲道可謂閎矣六經之所著其無以易此矣方今大漢道躋燧庭德儕犧軒肩堯舜而踵湯武友周孔而臣曾顏然且開陽闔陰旋乾轉坤橐籥元氣陶冶至仁上之則日月星辰風雨雷霆各順其序下之則山川草木夷狄禽獸咸遂其倫寵恩汪濊大化滄淪旁薄輪囷歲蕤紛紜於是位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敘九疇之數本之以道德飭之以禮樂美之以孝弟容之以功業明之以教化綱之以刑政聲之以號令昭然乎宇宙之聲靈也粲然乎官府之儀章也秩然乎朝廷之等威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紊內外不瀆人倫旣正風俗旣淳而王道成矣此固今世之文儷媿媿盛於五帝三皇然也僕誠不佞西蜀之鄙人習業儒術服膺先王之教之日久矣生逢休明竊仕王朝雖職非台輔不能燮天緯調化鈞任彌綸裁成之責固嘗望清光奉末議得

卷十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藏板

以揚大道陳古誼斯文之事略效其一二仲尼有云天之未喪斯文也此僕以爲已任而不辭譬如大化回春吹管亦以助其氣大明當天引燭將以宣其輝力則甚綿功則甚微而志之所見庶幾暢六經之道續孔子之緒而不墜語不云乎當仁不讓於師而僕亦奚敢以遜爲且孔子之修經繇道否於用乃託之空言耳是以其言約其義周其辭近其旨深夫苟推而致之功用所施豈不旣衍且博哉今大漢之文行矣博矣蔑以加矣又曷以議爲哉若夫風雲以爲體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九

退補齋藏板

花木以爲象辭華以爲質屬句以爲數音律以爲本雕鏤以爲飾組繡以爲美浮淺以爲容華丹以爲明偶對以爲綱鄭衛以爲聲瑋麗以夸誕淫泆而侈靡風流忘返誇詡於章句言辭云云者此特文之一節也僕固亦從事於斯豈嘗弊精靡神留連而沈溺哉直時資以爲游戲翰墨宜暢性情之具耳客遽以是欲盡僕之文耶苟以是爲盡僕之文是猶航斷溝絕港而指以爲河海聆箏笛之嘈晰而擬鈞天廣樂之奏豈不謬哉

宣帝賜趙充國書

充國破羌帝凡五賜書最後羌既破召還宜有書而史闕

故補其辭

皇帝問後將軍日者煩將軍以邊事朕以師出國重費虜宜卽滅兼將軍年老加疾萬一不可諱誰爲朕理邊者故詔趣將軍急擊羌將軍計國萬全持重不暴謂虜當以計破宜且留兵屯田內無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此必禽之具計爲便朕奪於羣議頗疑將軍怯丞相相言將軍數畫軍策言常是任其計可必用故朕遂決意聽將軍今來奏已破羌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五千六百人定計遺脫與前輩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前後舉不外將軍計微將軍持議堅切豈致如是耶自今以來朕無復西顧憂矣將軍其班師振旅以還道路疆餐食自愛

太常博士答劉歆書

劉歆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

帝令與博士議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私書責之當時博士必有答歆書而史不載故補其辭

辱書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尙書三者皆列於學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官此誠閱經籍之錯亂憂聖道之廢失甚盛心也然其事顧有不可行者故願以復于執事昔者竊聞之孔子大修六經之文易爲十二篇詩取三百十一篇書定爲百篇春秋亦十二篇而禮之目蓋儀禮三百曲禮三千或曰孔子之於禮常欲裁以爲書而未成故其言曰吾欲觀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欲觀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自戰國之亂習經者旣鮮及秦亡道燔燒三代之書於是經籍滅矣然唯易得以卜筮故存漢興久之詩始乃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與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乃成其或全者亦以託於諷誦不獨在於竹帛故也若禮之爲書缺壞最甚漢初高堂生所傳唯士禮十七篇及魯恭王壞孔子堂乃得古禮經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以上之而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正同餘二十九篇藏之祕府因謂爲逸禮然正禮殘缺久矣故范武子不識穀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自孔子歿七十子之徒其撰所聞爲記而其後月令呂不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則未知今之逸禮其盡出於孔氏

歟否歟百篇之書當秦燔書時孔子末孫惠與濟南  
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文帝時勝  
口授鼂錯勝既耄昏乃謬合三十四篇爲二十八篇  
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尙書  
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  
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得五十八篇  
爲之作傳是爲古文尙書既畢會國有巫蠱事訖用  
不聞而其傳遂絕近時好事者乃頗僞作舜典汨作  
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德典寶伊訓肆命武成旅獒罔命等二十四篇彼徒  
略見百篇之敘故以伏生二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  
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三十四篇而僞作此  
二十四篇求與孔氏五十八篇之數合則是今之所  
謂古文尙書者又未知其果出於孔氏否也春秋之  
作自當時高弟弟子如游夏尙不能贊一辭繇其辭  
謹約而義隱微也夫子旣筆削成書口授弟子弟子  
退而異言左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取  
史記備著其事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謂左氏

爲不傳春秋者固非然其去取是非頗謬於聖人謂左氏爲得聖人修經之旨亦非也今執事欲以此三事置博士列於學官豈誠以逸禮古文尙書爲出孔氏左氏爲有合於聖人歟此固有司之所不敢知也且當漢初承秦燔燒之餘挾書之律方解天下文學稍稍始出如萌芽然國家亟於興儒學崇道藝故諸子傳說廣立於學官爲賓博士以扶植而統理之今儒術之興旣久典籍粗完則凡非聖之書固所宜斥絕而傳說之無補於經者亦在所宜擇也執事拳拳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於此爲聖道計誠可尙矣然眾言殺亂異說紛紜適以爲聖經之累亦盍深察力辨之顧乃牽於世俗之恆見昧於聖人之道道是非眞僞無所釐正猥以見罪於有司意者執事之於載籍未始博極歟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遂直爲此悻悻也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天下之寶也設有殘闕焉亡害其爲至寶也今乃因其殘缺他求魚目燕石以擬之是使至寶無別也執事誠以聖經爲寶也則宜聽其殘缺以信其所爲寶不必獎異說殺眾言謬以非寶爲寶也夫聖經



猶荆楚之稱王矣可法而可擬者其惟左傳長書  
史記乎華川王先生悼斯文之彫弊閔士習之卑  
冗以振起爲己任於是推其得於經術者託之著  
述自西漢上至春秋凡擬其文總若干首其義宏  
其辭雅寘諸左邱明劉向司馬遷諸人篇籍中蓋  
無愧焉昔子朱子讀曾文定公所擬制詔稱其軼  
漢唐而逼典謨世復有朱子未有不以稱文定者  
而稱先生也友生眉山蘇伯衡謹書

作文要有依據原諸六經以爲之本博之百氏以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達其趣考之史傳以挈其歸夫然後融會貫通得  
之於心應之於手如郢匠揮斤庖丁游刃有不知  
其所以然之妙往往出語逼真古人未嘗規規然  
體帖蹈襲如唐人之於書鉤臨摹榻以致其點畫  
之似昔楊子雲之擬易王仲淹之擬經皆未免爲  
識者所議蓋聖人之作本於無心而後儒之術出  
於有意也吾友華川先生蚤從文獻黃公游以能  
文名近年所造益臻邃密固已超軼漢唐而浸淫  
三代矣集中擬秦漢諸文尤爲卓絕初未嘗有意

於古而自不能不古也惜余衰暮之秋志氣凋落  
乃辱咸池大澗鏗鏘交奏於窮愁寂寞之鄉一洗  
夫山林陳腐之陋何其幸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子充之謂矣趙良恭識

卷十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王忠文公集卷十一

明王禕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擬元列傳二首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也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之新鄭七八歲受學鄉師授之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將何爲師曰應舉取科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因謝曰吾不能爲若師矣十餘歲時有異人款門謂其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他日必名冠天下人間富貴不足道也歲大禋民飢易子而食而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一

退補齋藏板

衡聞人有書卽往借觀之其父危之每與俱往人咸厭其迂稍長舅氏爲縣典史衡從授吏事參摭名義考求立法之原而是時徭戍繁迫民不堪命衡因不忍見卽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矣父母知世亂欲使習知占驗之術爲避難計因從占候之家得見尙書疏義悉手鈔之由是刻意墳典攷求帝王爲治之本聖賢爲學之要一言一行必質諸經雖當亂離之際人亦稍有從游者歲壬辰北徙渡河隱居大名尋復遷居于魏時竇默有異能亦居魏最知敬衡每相過

從則終日危坐出入經傳以及諸子百氏釋老醫卜  
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姚樞時方以道  
學自任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衡往蘇門求之  
得易程氏傳春秋胡氏傳書蔡氏傳詩朱氏傳與論  
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之書讀之深  
有所契皆手錄以歸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爲  
未然今始聞進學之敘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  
學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爲入德之基不然當求他  
師眾皆曰唯則取向所授受簡冊悉焚之使無大小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二

退補齋  
藏板

皆自小學入諸生敬畏持守唯謹而衡亦篤志厲行  
以身先之隆寒盛暑皆不廢也謂吾自傳伊洛之學  
心與理融終夜以思手舞足蹈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歲庚戌復留蘇門與樞居相比以便講習明年樞赴  
召衡乃獨居蘇門講學至是年四十有三而任道之  
意始篤矣歲甲寅世祖居潛藩遣使聘衡而廉希憲  
方宣撫關中奏授衡京兆提學力辭不受不能強也  
中統元年世祖既正位宸極卽詔徵衡至上京上問  
其所學對曰學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諛達聖聰

耳上嘉其實自是侍上左右多所陳納二年復詣上  
京平章王文統方秉政深忌姚樞竇默輩獨謂衡素  
無因緣弗憚也至是默力排文統學術之非必至誤  
國文統乃始疑衡陰黨之五月除樞太子太師默太  
子太傅衡太子太保外若尊之內實使之疏默以與  
文統勢相軋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執不可曰禍福不  
足計也道爲重耳且近代師傅太子相見之禮師傅  
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今能從否不然是師道自  
我而廢也乃相與懷麻詣闕下控辭數日始得請改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既拜  
命復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于  
弟明年復召赴闕至則假館道院凡權貴相延致悉  
謝不往而姚竇二人者則日相過從劇論竟日乃罷  
中書左丞張文謙最稱好賢樂善以古道爲己任自  
初見衡卽請執弟子禮衡拒之乃止每衡之出處必  
爲反覆導達上下之意時其進退久速而調護之至  
元改元復辭歸懷州六月卜築將遷居忽迅雷起中  
堂電火滿屋家人驚仆衡正色危坐弗爲動二年十

月召詣闕首陳雷震事不宜見上不許有旨入議中書省事以疾辭丞相安童素慕衡名德卽其舍候謁退謂左右曰若輩自謂與許先生相去幾何蓋十百而千萬者也是豈繪繳之可及者也三年上在衡州後山召衡諭曰王以道爲惡竇漢卿言之而卿獨不言孔子之道豈其若是省中事雖嘗以命卿而卿猶未悉朕意今復用面命其尙爲朕黽勉從事以毋負所學安童尙幼若未更事卿謹輔導之嘉謨嘉猷先告安童以達於朕朕將親擇焉衡對曰聖人之道至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四

退補齋藏板

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有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今旣蒙特命敢不罄竭所知言之所不知者亦不敢強也安童聰明有持守告以古人語言無不領解臣苟有所知當卽告之但慮中有間之者則難行耳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惟陛下明察自是數訪問治道每見必以太平責之衡乃陳時政五事其一曰立國規模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者如魏如遼如金能遵用漢法故享國長久文治可觀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勛貴一旦使

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從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固守之耳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矣其二曰中書大要仕者宜頒俸祿使資奉養未仕者宜定條式俾就銓敘則可無失職之怨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由吏部考覈資歷則逾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矣至於貴家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皆宜早定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則在執政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爲君難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爲君難之道也舉其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之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成矣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

以養其心不可也徒患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  
行之地多賢才皆思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  
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  
之民歸諸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  
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自兩郡下及州縣皆設學自  
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  
之大倫與灑掃應對以及治國平天下之道十年以  
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相成亦復非  
今日比矣其五曰慎微上悉嘉納之衡每有奏對上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藏板

常令善譯者譯其言以進或譯言不能逮其意上輒  
自更定之居亡何辭有疾不復入省求還家養疾詔  
許之四年冬仍召至闕居久之六年奉詔與左丞張  
文謙贊善王恂同議官制乃厯考古今設官分職之  
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行之  
有弊者皆所不取自省部臺院監司郡縣內外百司  
聯屬控制之體統后妃儲藩隆殺之等差悉圖爲定  
制以聞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  
前曰臣之所爲辭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

任非勛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望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國家之大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與陛下聖謨神算不能賂合陛下直以虛名誤加采擢臣若不自度量冒當聖恩必旋至悔咎上曰此事出自朕意卿無復多讓衡辭之再三上命左右扶之出左右掖之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出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耶上曰出殿門耳後連日又懇辭皆不允是時尚書省立丞相阿合馬顯權恣爲威福衡乃撫其蠹國害民等事具奏之阿合馬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持不可以謂國家大權兵民財三者父位尙書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權太重所宜慎上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曰阿合馬不反而有反之道焉自古奸臣未有不由權重而反者上以語阿合馬阿合馬詰衡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耳君卽不反何故由此道耶阿合馬由是深銜之或語衡先生寢處無所防設有橫逆奈何衡曰聖天子在上寧有是設有之亦命也吾何暇他計哉居歲餘力以疾辭上令舉人爲代衡奏曰用人者天子之柄不斷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藏板

自宸衷則啓人臣覬覦之漸臣不敢奉詔八年四月  
除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方衡在中書時嘗奉  
旨教蒙古生四人後增七人至是有詔京師及四方  
願受學者俱得預其列卽南城樞密舊院以爲學而  
國學之建於是始衡自開學家事悉以誘其子賓客  
至皆謝不接謂學中若復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  
所妨人或見怒謗止一已訓誨學者此上命不敢慢  
也衡以爲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培養數年足  
爲國用而是時年已六十有二病日益增乃奏召舊

卷十一

王中心文公集

八

退補齋  
藏板

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尙孫安  
高凝姚燧及弟燉劉季偉品端善鏘安中白棟皆驛  
致館下爲伴讀使與之礪磨浸潤以相成或問衡曰  
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門生也曰我但教人而  
已非用人也衡教授諸生凡講解經傳懇款周詳苟  
未領解則引證設諭必使通曉乃已自算數字畫及  
投壺習射拜跪揖遜進退應對之節靡不俱習諸生  
或有疑問則爲之喜見顏面因語之曰書中無疑能  
以爲有疑有疑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衡嘗言敬

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爲教者固當存心寬容也今國學大體雖務嚴密而其中節目須且寬緩大槩人品千萬不齊遽難以強之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始終節次不可苟且致故教人不止因其才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蓋教人與用人不同用人用其所長而教人教其所短也其待諸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而開牖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孽而防範之故皆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日新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九

退補齋藏板

月盛不自知其化凡從之學者悉爲成材卒皆爲世用矣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而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至上京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廷臣議其去留姚樞謂衡之出處關世道之汗隆今日直當以聖賢之事待之則合辭奏之曰國學之建三年于茲教法嚴謹諸生問學有進今衡控辭實以年老疾多而上世數喪未葬此人子之孝道宜賜允從乃得旨而歸旣歸簡絕人事平居課僮僕事耕墾而已十三年七月修授時厯廷議以衡精通厯理詔起衡領

其事十五年三月除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至是上眷愈隆每北還卽問衡起居狀病則賜杖給藥十七年春厯成入奏皆跪奏事上令衡起賜坐勞問久之秋疾益進有旨令南歸除其子師可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十八年春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瘳乎衡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且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閒適當時祭奠獻如禮旣徹曳杖于門曰余心怍怍然瞑目久之曰死生何異乎乃歌昔賢所爲歌歌畢奄然而逝俄而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十

退補齋藏板

雷電晦暝大風拔木城中士民無老穉皆往哭其門朝野之人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其不幸乎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死後慎毋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從治命葬而無碑旣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來哭墓下者蒲人王楫哀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藝術之師歟賓主之師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媿夫王通氏之門人耳衡天資宏毅卓然有守當艱難窮阨之時其操益堅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不啻飢渴之得飲食而於榮名世利畏之若探湯終始表裏一本於誠敬故天下信之無異辭聞君命未嘗不卽起然卒亦未嘗枉尺而直尋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象雍容言雖切直而無忤也出入禁中衛士輒舉手加額曰是欲堯舜吾君民者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道出羣物之表身備四時之和胸中浩然純乎天理而動靜語默周旋出入之頃無非至教天下之士聞之者知敬望之者知畏親之者知愛遠之者知慕而視其進退仕止爲朝廷之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十一

退補齋藏板

重輕其身任斯道之寄如此翰林承旨王磐德望蓋世少所許可然獨敬禮衡每與語輒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無能爲役也及聞訃歎曰斯道其不幸矣朝廷設賜諡先生非文正無爲易名者衡嘗以魯名其齋上自朝廷下逮遐陬異域皆稱之曰魯齋先生而不復稱其官其所著書曰小學大義曰讀易私言曰孟子標題曰四箴說中庸說門人集其說曰語錄衡薨年七十三制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曰文正皇慶三年詔從祀孔子廟廷

臣禕曰聖賢相傳之道自孟軻既歿無所傳受至宋而程顥程頤氏兄弟者出乃有以續其不傳之緒及朱熹氏作而其傳復續矣元興許衡繼起則又續所傳於朱氏者也當其被遇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而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作人而用之乃首建國學而衡自中書罷政爲之師衡之教學一本於聖賢之爲道攝禮樂之微權以通其用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於是彬彬然悉爲成材而數十年間號稱名卿賢大夫者多其門人矣嗚呼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使聖賢之學大被於斯世而至于今學術以正而人心以一者伊誰之功也是其繼往聖開來學功殆不在朱氏下况乎程氏朱氏未嘗得君以行其道而衡則蓋遇聖君居相位而有以堯舜其君民矣嗚呼盛哉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刑臺人也生有異質不爲兒童戲祖榮號駕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之學時銘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皆同學州西紫金山而秉忠與翁爲同志友以故守敬就學秉忠所秉忠學通天

人守敬學之悉得其旨要而又兼承家學之懿故其所造有異於尋常年十五六時得石本蓮花漏圖卽能準其式爲之又得尙書璇璣圖規竹爲之尤極其精順德城北有石橋歲久爲泥潦所游沒無能知者守敬輒審其地形而求得之人以爲神中統三年文謙爲中書左丞薦守敬習水利且精制度有巧思徵詣闕召對稱旨乃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餽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揚州還河以避浮鷄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入城東可灌溉其地其三順德豐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卽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溢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溢陽邯鄲洛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豐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灌溉尙有漏堰餘水東與舟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溉田亦可一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  
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太河其間  
亦可溉田二千餘頃上覽其奏喜曰成吾國家之務  
者其斯人乎卽授提舉諸路河渠明年加授銀符副  
河渠使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  
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在中興州者一名唐  
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  
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計溉  
田可九萬餘頃兵亂之後廢壞淤淺守敬爲行視因  
故道而濬導之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諸渠皆通利  
夏人德之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遷都水少監入奏  
言臣向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  
運及見杏泊兀郎海古渠甚多皆可修理又言金時  
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東流穿西山而出是  
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可溉田利甚博  
兵興以來典首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  
視故道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  
京畿之漕納其議行之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西

退補齋  
藏板

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眾皆服其識十二年丞相伯顏總師南伐宋議立水站詔守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悉如其言十三年都水監併入中書工部除工部郎中是歲改修新厯立局以庀事先是秉忠言大明厯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歿至是江南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舉行之詔守敬與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文謙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領焉守敬乃言厯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原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攷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壇之所造木爲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旣得

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是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日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凡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有十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圓異方渾蓋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榻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爲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藏板

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  
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  
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  
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  
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鍊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  
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  
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  
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  
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  
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  
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  
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  
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  
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  
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  
十四度太強陽成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  
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  
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瑯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七

退補齋  
藏板

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厯成守敬與諸太  
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厯自黃帝迎日推策  
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爰及三代厯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  
統厯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厯七十餘  
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鐳洪造乾象厯始悟  
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厯始悟  
以月食衝檢月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  
嘉厯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  
冲之造大明厯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  
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  
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鐳焯造皇極厯始  
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成寅元厯頗  
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厯以  
古厯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  
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厯始以朔有四  
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  
厯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六

退補齋  
藏板

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鐸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酉望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九

退補齋藏板

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準  
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  
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日月離自丁丑  
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  
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  
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厯入轉後天又因  
考驗交食加大明厯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日交自  
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  
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  
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厯所差不多  
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  
有損益大明厯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  
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  
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  
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厯日出入晝  
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  
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  
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  
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  
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  
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  
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  
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  
十六限依堦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  
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  
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  
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  
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  
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  
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  
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趾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  
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  
宿度分於理爲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歷賜名授時於  
是歷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  
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  
歷注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  
爲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  
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  
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  
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  
言漕事利便者或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  
至上都或謂瀘溝自麻峪可達尋麻林上命守敬裁  
度之其言灤河者至中道不可行而言瀘溝者亦以  
石阻舟不可通皆罷守敬乃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  
一言京城運糧河不用一晦泉舊源別引白浮泉水  
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  
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河每十里一置閘  
北至通州凡爲閘七距閘里所止重置斗門互爲堤  
闕以過舟止水覽其奏甚喜有旨令速行乃復置  
都水監命守敬領之庀事於二十九年春明年秋告  
成賜名通惠河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  
鍤爲侶而守敬指授之其建閘處往往地中得舊置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磚木人謂非偶然先是通州至京城陸運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及是舟運既通公私便之是秋上自上京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特賜守敬錢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渠河接置閘麗正門西流舟楫得環城往來事不果行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成宗用廷臣言開缺幡竿渠召守敬至上都議守敬言山水頻年暴溢渠堰非廣五十步不可而執政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者吝於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上北狩會大雨山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上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使用其言豈有此耶守敬以年老累請謝事不允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獨守敬以先朝舊臣朝政賴以施爲不許其請其後凡翰林太史官不致仕蓋自守敬始守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其學所最長者曰天象衍數水利事功初守敬之在西夏也嘗溯窮河源又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

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漑土田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與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而流峻急京師之水去海甚近而流舒緩其言皆信而有徵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寫分換口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爲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今且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曆

退補齋藏板

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謂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爲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爲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爲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又嘗造七寶燈漏每大明會置殿

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造櫃香漏及屏風香漏  
行漏以備郊廟行幸所用又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  
大小機輪二十有五皆刻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  
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如天  
左旋環則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又欲依張平子爲地  
動儀及候氣密室皆究極其妙而未就也王恂以學  
自負者也每詣守敬見其匠制輒深歎服之許衡學  
爲世師語及守敬則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故生斯  
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臣禕曰自古國家之興相與輦丕基而宏大業者固  
資龐臣碩輔之力而又必有博識特見之君子通天  
人之學而明於術數事功者出其間以致夫彌綸之  
用然後一代之治可得而成焉觀乎世祖之世若錙  
秉忠竇默王恂郭守敬是已守敬視諸人雖稍後其  
尤稱宏博而傑特者乎夫自金宋以來學者務攻辭  
章以譁世而取重鮮有措諸實用者况乎天象術數  
水利事功之故當世不講久矣而守敬獨能任其絕  
學精神心術之所及度越古人遠甚用能成一代之

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爲國於是繼古帝而無媿矣  
嗚呼賢才之生天實使之夫豈偶然哉

擬元儒林傳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有在宋紹興間以  
孝行聞者父疾禱于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  
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爲孝感  
郡上其事改其鄉曰純孝云履祥之將震也其父適  
以事留城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也已而眞虎  
復升屋大吼旣寤語人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始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得男也耶歸而子已生因以祥名之履祥生有異姿  
年十六從學郡闔補博士弟子員居二年試中補太  
學生旣乃自悔其非屏舉子業不事取尙書熟讀而  
精究之年十九知嚮濂洛之學於是鄉先生何文定  
公基王文憲公柏其學得朱熹氏之傳乃介其友王  
相登文憲之門受業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  
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又問讀書之目曰自  
四書始旣又因文憲以及文定之門自是游從二氏  
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凡天官地志禮樂刑法田乘

兵謀陰陽律歷之類悉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而於四書五經尤大有發明謂古書有注必有疏朱氏於論語孟子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有所更定其間所不及者容有未備也及其於事物名數或以爲非要而略之乃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曰論孟攷證朱氏於大學旣爲章句又作或問而後之學者尙有疑焉乃隨其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支申爲指義以統其會早歲嘗註尙書章釋句解旣成書矣一日有悟盡斥眾說獨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正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尙書表註小戴禮樂記鄭元目錄謂十一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孔氏正義謂鐸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者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中又各自爲章總三十四章履祥以爲疑反覆玩繹見其十一篇者節目整然而正義所分固猶未盡乃爲之一加段畫而指義顯白無復可疑矣司馬氏資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銜恕作外紀以記前事  
顧其說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繆於聖人不  
足傳信且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無  
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  
之使則魯史不得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况左氏  
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爲辭乃用  
邵氏皇極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  
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  
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勒爲一書曰通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旣成授門人許謙曰  
二帝三王之盛其徽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  
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以後司馬氏旣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  
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旣復自志其書  
曰苟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  
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  
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  
命也此吾述作之微意也履祥負其絕稟濟以精識

於凡載籍悉加點勘平居涵濡於義理以踐修爲先  
務事事物物咸致其體驗之功何氏之所示曰審察  
克治王氏之所示曰涵養充拓服之終身常若有不  
及者家故貧中歲依二氏爲重文定卒於咸淳戊辰  
履祥以謂治喪之禮四方所觀瞻則方攷按禮制而  
爲之議曰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  
布欄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用之生絹鉤領之  
衫俗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  
同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  
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焉然古之  
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  
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爲弔服昔朱子之服門人用細  
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爲麻  
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  
氏朱氏皆云用極細布則深衣布用苧代麻久矣其  
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旣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  
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服除之服爲若喪父無服  
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藏板

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經於冠可也加麻之經總服之經也今用總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苧可也所謂疑衰擬於衰者也文憲乃與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履祥因復考深衣之制爲之外傳及文憲歿履祥率門人制服如初鄉人乃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之重如此履祥夙有經世大志嘗出游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因進牽制搗虛之策輒弗售謝歸及既阽危乃思其言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宋既改物遂潛晦不耀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里居教授間出講道郡城受業者恆數十百人學者不敢字之因其所居在仁山之下稱之曰仁山先生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二元統二年列祠學宮侑食何王二氏至正七年賜諡曰文安

許謙字益之婺之金華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尙書六世祖實學于胡文昭公瑗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元豐間居吳之笠澤尋又徙婺遂占籍焉父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之子爲子卽謙也謙甫能言母陶授

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莊重如成人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其學得於王柏氏何基氏而何氏學於黃文肅公幹黃氏之學朱氏之學也乃委已而學焉於是履祥年已七十而謙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卽以聖賢之學爲己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閱四年而金氏歿謙乃益加充闡自得者爲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卽不敢強於儒先之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其讀四書集註章句有叢說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其言曰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而義廣讀者或得其粗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曲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賢亂務爲新奇者其

弊正坐此耳讀詩集傳有各物鈔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搜遠索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時與崔氏不能盡合每誦其師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春秋三禮有溫故管窺春秋大義凡數十百條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攷訂求聖人制作之意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中歲以還於易尤深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嘗謂士之爲經苟句讀有不明則義理滋晦其事若小所失蓋甚大也其於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且謂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

書成以示其友張樞爲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世儒者言災異之興消復之術皆欲近修人事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吉凶之應其猶影響有國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凡其爲書俱已行世其述作大旨具見序引文多不盡載謙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奧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爲學者師四十年門人始千餘人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唯恐後之部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浙鄉闈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然雖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下未熒惑入南斗向已而行菑應在吳越是歲大祲謙憂之貌加瘠或謂曰先生豈食不足耶而貌瘠甚何也答曰今公私匱乏道殣相望吾食寧獨飽耶迨其晚年身任正學之重海內多士視其安否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以爲斯道之隆替焉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交友來會葬者若干人因其自號以題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郡府祠之于學宮至正七年賜諡曰文懿部使者及御史復建言宜專立祠事乃卽郡城東作祠祀何氏王氏金氏及謙曰四賢書院二子元亨皆篤學世其家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爲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語

退補齋藏板

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唯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眾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榦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爲履祥爲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達如執一籥以節眾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爲朱學之世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尊用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爲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有功於斯道者矣大抵

儒者之功莫大於爲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  
功於經卽其所以有功於斯道也金氏許氏之爲經  
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古琴操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于外而不得養其母者作皇  
天操

皇天至仁冒下土兮林林總總各獲其所兮我獨何  
爲不得以養其母兮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兮養之弗  
時我何爲者兮自我徂征離此膝下兮有食孰以食  
疾痛其孰摩撫兮我之念母心焉如縷兮母之念子  
亦豈寧處兮皇天之毒我其終我祐兮

右皇天操凡十韻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竄逐者作江漢操

江漢滔滔注于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  
君所盡者忠只臣忠之盡見謂爲狂只我君聖明如  
日正中只豈弗臣察其或未遑只抑臣實有罪盍反  
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竭衷只臣雖身遠臣心上通  
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謂臣不信江漢其同只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右江漢操凡十一韻

越操二首并序

越人周君之居有曰蓮花方丈者鉅公峻人既多爲之賦咏吾友胡仲申氏又用楚音作越歌二章以貽之夫越之山水勝矣秦望雲門姑置勿論卽郡城言之臥龍之山隱然中踞其外則鑑湖之水散而爲陂渠雲樹烟波與鬪闌相映帶浙東諸郡莫或及之故晉江左以還衣冠之流於焉畢止及宋南渡以後鐘鼎之家尤盛於茲於是其流風遺響今皆不可復見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藏板

而山光水色今古不殊攬者蓋不能無慨然之思矣予聞臥龍一名種山越大夫文種事越王勾踐旣滅吳成功而勾踐賜之死其墓在山上故山以得名鑑湖周回三百十里唐元宗嘗以一曲賜賀知章知章棄官徒步歸鄉里爲道士有請故也周君之居前直種山下俯鑑湖其讀書寫畫之餘最好鼓琴予因爲種山鑑湖二操遺周君仲申之歌音韻幽遠庶幾邦人之寡和者故不復襲用其意云

仇我者吳覆我家邦君之辱矣臣死則當臣敢愛也

以有宗祀以身嘗吳庶雪君恥吳既沼矣越則弗沼  
豈臣之功君實有道功臣之難君不臣全今君死臣  
臣其敢寬

右種山操

湖水悠悠有澄其波中洲何有有蒲有荷維荷有華  
載靜以芳其葉灑灑可以爲裳維波之澄實同我心  
返我初服以濯我纓彼世之濁孰止乎足世不我知  
反以我爲獨

右鑑湖操

來歸操并序

士君子遭世亂離其能保身而全名者鮮矣此出處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所爲難也東漢之季管幼安避地遼東二十年及天  
下既定乃始來歸晉當義熙末不能國矣陶元亮用  
是託督郵之故以行而歸去來辭作焉嗚呼二子豈  
所謂能保身而全名者耶溧水劉君有道之士也往  
歲避兵攜家寓浙東淪落久之因爲縉雲郡博士今  
干戈既戢乃棄官奉母復歸乎故鄉迹其出處之節  
殆合乎二子矣予竊嘉之爲作來歸操以述其志云  
溧之水有魴有鮪溧之土有稭有杞我胡不歸兮以  
釣以耜奉我老兮有母撫我穉兮有子我今其歸兮

于溧之渼我思古人兮處世之否惟求其志兮豈必  
乎仕古人何爲兮庶吾其企來歸之樂兮樂其有已

瓊響操

并序

瓊響者古琴名宋內府故物也其腹題云慶厯五年  
臣道士衛中正奉聖旨斷崇寧四年臣馬熙先奉聖  
旨重修宋旣納土是琴亦入貢于元世祖皇帝用以  
賜其臣廉恆陽王玉歿而家廢杭人徐氏以重購得  
之今復歸于嘉興濮氏金華王禕爲作瓊響操因以  
貽濮氏其辭曰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三

退補齋  
藏板

鈞天奏兮帝所玉交振兮思叻叻其愁予託餘聲兮  
遺下土帝有命兮淫哇不得使爲伍海天冥冥兮月  
在宇感幽微兮鸞鳳舉紛百靈兮屏營而來扈至音  
兮焉窮千齡兮萬古

烏傷操

并序

般陽王德茂葬其親嚴州烏龍山之陽而築廬墓左  
以居焉大夫士咸爲取蓼莪之義以賦詩蓋嘉其能  
孝也嗚呼王君誠能孝者歟昔吾烏傷當秦時有顏  
氏者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羣烏畢集銜土以助之烏

吻皆傷也因名縣烏傷予其縣人雖習知顏氏事而行不能無愧故聞德茂之能孝而心爲之惕然爰作烏傷操其辭曰

生我者天天實罔極只哀哀人子曷報厥德只旣壞而樹匪躬則劬只有相維烏其尾畢逋只我親我喪烏亦何與只曾是銜土吻血不顧只烏豈有知有致之只哀哀人子如何弗思只

卷十一

王忠文公集

五

退補齋  
藏板

